

百花洲

西窗集

王之琳 翻译

BAIHUAZHOUWINKU

江西人民出版社

I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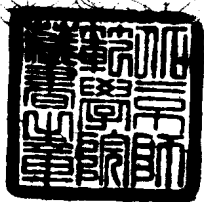
西窗集

徐志摩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1308



851308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著名诗人卞之琳同志翻译的一本久享盛誉的散文集，收集了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先驱者和杰出代表波德莱尔、瓦雷里、里尔克等人的若干传世之作。由于选材精当，译笔严谨、准确、优美、传神，并具有一种独特的音律美，一九三六年出版后，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所竞相阅读，传诵一时，在我国文坛上产生过很大影响，港澳学者至今仍多有据此书举例引证的。由于编译者本人对此书当时的编排方式不尽满意，故初版后即告绝版。这次再版，卞之琳同志对译文重新进行了校阅和润饰，调整和充实了内容，并新写了“修订版引言”。

百 花 洲 文 库

（第一辑）

西 窗 集

卞之琳 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78 字数 9.7 万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

统一书号：10110·199—⑧

定价：0.47 元

《百花洲文库》创办缘起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业已解除，古今中外各种图书竞相出版，百花齐放，形势喜人。我社在编辑出版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之余，决定再着手编印《百花洲文库》，不仅仅是为了给出版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春光中再奉献一束鲜花，更主要的是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在绚丽多姿的园圃中弥补某些空白与不足。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史料，是文艺工作者借鉴、参考和研究的对象；但有关书刊多已绝版，解放后幸存的一部分，在十年内乱中又几乎销毁殆尽；而这方面的图书目前重印的并不多。

古典文学方面，《全唐诗》、《全宋词》等，多是整部发行，定价昂贵，非一般读者所能买得起；而唐诗、宋词、元曲的大部分作家的别集、专集，至今单行本供应甚少。许多值得重印流通的初刻木版本图书，也尚未铅印出版。

外国文学的介绍，近来盛况空前，但选材不是倾向于巨著，就是着眼于推理小说一类的“畅销书”。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合理要求，我们拟以新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三方面为主要内容，精选书目，以统一的版本，适合一般购买力的定价，提供一套《百花洲文库》。

07003/15

新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先重印一些“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优秀文学创作及论著。

古典文学方面，我们计划选印一些篇幅不多的诗、词、戏曲、散文的专集、别集，侧重于以前没有单行本的著作。此外，也将编印一些古典名著注释本。

外国文学方面，我们计划同时编印一些短小精炼的文学名著的译文和重印一些旧有的优秀译本。

收入《百花洲文库》的作品，凡属旧书，此次编辑重印，一般均由原作者、译者新写序跋，重加修订；凡属新作、新编、新译，则从名家著作中精选。

《百花洲文库》以十种为一辑，每种十万字左右；每辑同时出版，可以合购，也可以零售。

出版这样的文库，我们还没有经验，欢迎广大读者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好。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三月

修 订 版 引 言

这本集子所收的原是我在1930年和1934年之间的零星译品。1934年，承郑振铎约为他所主编的一套丛书凑一个译本，我就把自己的译品（不包括文学评论的译文）编理出一本小书，于当年十二月完成，取名《西窗集》。稿本交出后不久，我自己就抱憾于取材芜杂，翻译草率，因为无法收回，就开始悄悄准备拆台工作；1936年书出版后，我发现排印上又增添了问题，特别是韵文部分被书店编辑擅改分行，更令人啼笑皆非，只得积极进行另起炉灶的工作。

结果，集中最后一篇“浪子回家”和我后来译出的纪德另五篇“解说”一起，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照原著面貌，于1937年出了单行本《浪子回家》，1947年重印，改名《浪子回家集》（作为《西窗小书》之一）；阿索林部分，另得了材料（罗大冈从法国寄来的一种法译本，萧乾的一位西

班牙朋友寄赠的两本原著，戴望舒借给的一种英译本），加译了一些（部分核对了英法译文和西班牙原文，一篇承戴望舒用西班牙原文校订），1937年扩充成《阿左林小集》，1943年在重庆出版；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后者承冯至用德文原文校订）也于1943年在昆明合刊了一个单行本。

这本《西窗集》却在老一辈、同辈、年轻一辈的相识、不相识的读书界朋友当中颇受注意，流传较广。到五十年代后期，香港文学评论界也还有据我这个文本举例引证的；新近香港又翻印了这个废本行世。内地出版社本也曾建议重印它，我没有答应。现在看来自己报废也无用，我只能把书清理一番，踌躇再三后，决定拿出来印一个修订版。

清理措施是利用原先的一点拆台工作而进行重建。韵文这一辑抽出去另行处理。短篇小说，删去无大特色或与本集原作产生地域不相干的几篇。另一方面，替代“浪子回家”，换上了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一章（这部小说在1936年底全部译完，抗战时期全稿丢失，只剩了以前在刊物上发表过的这一章）。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归还建制；《阿索林小集》全部并入，成为主力。全书原来是以波德莱尔的作品来开场的，现在为了保持这个局面，就补进他的一篇散文短

诗，放在头上。

这本集子原本不是一个时代、一种流派的欧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全面、系统的选译本。当时只是为了练笔，为了遣怀，为了糊口，信手拈来，而一般又避免了已见别人译过的作品，现在还保持了漫不经心，随意摘拾的文学散步式本色。只是，经过这番整编，地域范围就单纯是西欧了（包括英国）。时代还是限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翻译时期延伸到了1937年。内容都是散文（包括散文诗）。文体流派大多是直接间接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点血缘关系或者就是它的第一代。它们大部分不是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以法国为中心的这一类作品，却正是西欧英美二十年代所谓“高级”文学读书界的流行读物。从这个不求全面而随便选译的集子里也可以看出这种潮流的一斑。

这一本书的整理并不是用我今日之感观和趣味来替换过去那一路倾向。那已成历史，不容篡改。但是我现在补上和集子内容色调基本一致的波德莱尔的一篇散文短诗“时钟”（早先就曾试译过，没有拿出来发表过，早已弃置，现在重新译出的）作为开篇，是有意使今日重印这本书多少另具了一点新的意味。这篇散文诗，在作者第一、二次发表的时候，还只是一篇抒情散文诗，到第三次发表，却在

中间改换了一个短语，并在最后加上了一段结尾，也就使全篇成了一篇讽刺散文诗。我现在把它补在头上，也就有意不转让玛拉美那两篇颓废、感伤、阴郁的散文诗好象带头为全书定调子。而用全书所收各家中最不知名的阿克雷芒的短篇小说“无话的戏剧”收尾，也是出于有意的安排。这篇短小，朴实，既有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写得从容不迫，喜剧里也有悲剧的回味，全篇行文也有点散文诗的节奏。它多少也就代表我小小一扫我在这里所介绍的西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种时髦，也算是“结束铅华”。

实际上，到今天，这些西方初期的所谓“现代主义”的，或和“现代主义”沾边或多少有血缘关系的二十年代流行作品，本身也早已成古董了。我作为译者，即使在编纂这本译文集的当时，对于西方文学，个人兴趣也早从波德莱尔、玛拉美等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等的晚期作品，从1932年翻译论魏尔伦和象征主义的文章转到1934年译T·S·艾略特论传统的文章，也可见其中的变化。同时，我还开始接触到而注意了三十年代初期艺术上多少有这些“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在思想上却起了反响的文学作品。但是这本小书里所介绍的鳞爪对于我们今日的读书界大概还象是新花样。我们今日的外国文学爱好者，从欧洲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诗和写实

派小说一下子碰到西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所谓“先锋派”作品，就有点晕头转向，恰就是因为漏掉了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段西方文学的认识。

不言而喻，科技现代化，落后一年就是一大损失，但是文学创作上如果也有现代化问题，除了不知现状和不知过去同样是一种缺憾以外，衡量短长，却并不以年代差距、时尚差别来决定。依我的“保守”想法，西欧、英美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文学，历史将会证明，在他们的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还是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价值可能远超出从这些“始作俑者”推而至于极端的当代“先锋”流派的时髦玩意儿。而这里所收的鳞爪，对于今日持不同观点的我们来说，艺术上既不是完全合于“拿来”的，思想上却也不是一无可取的。个中道理，我们经受了多少年的历史教育，自更了然。

这次修订，除了增删内容，改变编排以外，把当时还在世的原作者卒年填上（只有阿克雷芒不知是否尚在，一时无从查考），把音译的人名、地名改得较符原音或改从现在较为通行而也还合理的译法。有些出处，特别是刊物，由于原先疏漏，未加注明出版年月或期数，现在无暇查核，仍未注明。个别最早的译文，恰好还不难找到原著，就加以校订修改，其余各篇，限于时间、精力、资料的条

件，未能逐一校核，只就译文校阅一过，偶作文字上的订误与润饰，随书再公之于世，也就是再就正于方家。

卞之琳

1980年7月20日

目 录

修订版引言.....	(1)
------------	-------

第一辑 散文诗四篇

〔法国〕波德莱尔：

时钟.....	(1)
---------	-------

〔法国〕玛拉美：

秋天的哀怨.....	(4)
------------	-------

冬天的颤抖.....	(6)
------------	-------

〔法国〕瓦雷里：

年轻的母亲.....	(8)
------------	-------

第二辑 福尔：亨利第三

〔法国〕福尔：

亨利第三.....	(11)
-----------	--------

第三辑 里尔克：旗手

〔奥地利〕里尔克：

旗手.....	(27)
---------	--------

第四辑 史密士：小品（二十篇）

〔英国〕史密士：

小品（二十篇）……………（43）

第五辑 阿索林小集

〔西班牙〕阿索林：

《安托尼奥·阿索林》九章……………（57）

《西班牙》一章……………（69）

《堂胡安》八章……………（75）

《菲利克思·瓦迦士》两章……………（92）

《蓝白集》七篇……………（98）

第六辑 长篇小说两章(节)

〔法国〕普如思忒：

《史万家一边》第一段……………（143）

〔法国〕纪德：

《赝币制造者》第一部第二章……………（151）

第七辑 短篇小说三篇

〔爱尔兰〕乔埃思：

爱芙林……………（169）

〔英国〕伍尔孚：

在果园里……………（176）

〔法国〕阿克雷芒：

无话的戏剧……………（180）

〔法国〕夏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时 钟^①

中国人从猫眼里看时辰。

有一天，一个传教士在南京郊外散步，发觉他忘了带表，就向一个小男孩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天朝的这个小家伙，先迟疑了一下，然后，灵机一动，回答说：“我会告诉你。”一会儿，他回来了，手抱着一只肥硕的大猫，和它瞪眼相看了，就毫不迟疑，肯定说：“正午还差一点。”确实如此。

至于我，如果我俯就姣好的翡丽尼^②——名字叫得多好，人更是女性的光荣，又是我心怀的骄傲、灵府的芳香呢，我不论白昼或黑夜，在光天化日下或在朦胧阴暗里，从她可爱的眼睛深处，总清清楚楚的看得见时刻，总是同一个时刻，一个空阔的时刻，庄严宏伟有如太空，无分无秒——一个不动的时刻，时钟上标不出，而轻如一声叹息，快如

一瞬眼波的流盼。

如果有人不识相，偏来干扰，如果哪一个鲁莽急躁的妖怪，哪一个促狭捣乱的魔鬼，跑来对我说：“你这么专心致志在那里看什么？你在这个生物的眼睛里找什么？你在那里看见时辰吗，你这个放荡懒散的凡人？”我会毫不迟疑的回答说：“对，我看见时辰；那就是永恒。”

这，夫人，可不是一支实在高明的情曲，而且不跟你自己一样的花枝招展吗？说实话，我把这番矫饰的多情编织得锦上添花，自得其乐，以致我一点也不会要求换取你什么了。③

① 原文编入1869年出版的《散文小诗集》（《巴黎的忧郁》）（*Petits Poemes en Prose—Le Spleen de Paris*）。

② 翡丽尼，法文Feline，原意为猫属，也作女性人名。

③ 这一段是后加的。据巴黎贡纳尔（Louis Conard）出版社1926年《波德莱尔全集本》雅克·克雷贝（Jacques Crépat）注释，此诗定稿入集出版以前，先曾在刊物上发表过三次（1857、1861、1862），1869年版单行本所收的与1862年发表稿，除个别字眼以外，基本一致，而与首二次发表稿颇多歧异。主要有：（1）第四段第一句最初为“至于我，当我抱起我的好猫，我亲爱的猫咪——它既是它本属类的光荣，又是……”，后改为“当我抱起这只奇特的猫咪……”；

(2)第三次改稿,与换用“翡丽尼”取代“猫咪”同时,加了定稿的最后一段。翡丽尼似非虚构女友而实有其人(因在《恶之花》第二版里曾有“敬致我亲爱的翡丽尼”一语),至于是谁,则无可考。译者认为,这一改就显出全篇原先纯属抒情性的,到此一转而成讽刺性的,自嘲和讽世了。

〔法国〕斯忒凡·玛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秋天的哀怨^①

自从玛丽亚^②丢下了我，去了别一个星球——
哪一个呢，猎户星，牵牛星，还是你吗，青青的太
白星？——我总是珍爱孤独。不知有多少个漫长的
日子我挨过了，独自同我的猫儿。我说“独自”，
就是说别无有血有肉的生灵，我的猫儿是一个神秘
的伴侣，是一个精灵。那么我可以说我挨过了漫长
的日子，独自同我的猫儿，也独自同罗马衰亡期的
一个末代作家；因为自从玉人儿去世了，真算得又
稀奇又古怪，我爱上了的种种，皆可一言以蔽之
曰：衰落。所以，一年之中，我偏好的季节，是盛
夏已阑，凉秋将至的日子；一日之中，我散步的时
间，是太阳快下了，还在淹留，把黄铜色的光线照
在灰墙上，把红铜色的光线照在窗玻璃上的一刻
儿。对于文学也一样，我灵魂所求，快慰所寄的作
品，自然是罗马末日的没落诗篇，只要是它们并不
含一点蛮人来时的那股返老还童的气息，也并不口